



贵州省图书馆

飛狐外傳 (上)

—— 附雪山飛狐

金 庸著

飞狐外传

(附续集雪山飞狐)

(上)

金庸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飞狐外传（附续集雪山飞狐）

（上）

金 庸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中国东南图书公司发行

（杭州市武林路125号）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29,600 插页2

1985年2月第一版 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58·901 印数：0001—300000 定价：1.77元

目 录

第 一 章	大雨商家堡	(1)
第 二 章	宝刀和柔情	(26)
第 三 章	英雄年少	(51)
第 四 章	铁厅烈火	(107)
第 五 章	血印石	(151)
第 六 章	紫衣女郎	(189)
第 七 章	风雨深宵古庙	(233)
第 八 章	江湖风波恶	(269)
第 九 章	毒手药王	(298)
第 十 章	七心海棠	(327)
第十一章	恩仇之际	(348)
第十二章	古怪的盗党	(372)
第十三章	北京众武官	(426)
第十四章	紫罗衫动红烛移	(455)
第十五章	华拳四十八	(480)
第十六章	龙潭虎穴	(521)
第十七章	天下掌门人大会	(541)
第十八章	宝刀银针	(589)
第十九章	相见欢	(623)
第二十章	恨无常	(671)
附:	雪山飞狐	(720)

第一章 大雨商家堡

“胡一刀，曲池，天枢！”

“苗人凤，地仓，合谷！”

一个嘶哑的嗓子低沉地叫着。叫声中充满着怨毒和愤怒，语声从牙齿缝中迸出来，似是千年万年、永恒的咒诅，每一个字音上涂着血和仇恨。

突突突突四声响，四道金光闪动，四枝金镖连珠发出，射向两块木牌。

每块木牌的正面反面都绘着一个全身人形，一块上绘的是个浓髯粗豪的大汉，旁注“胡一刀”三字，另一块上绘的是个瘦长汉子，旁注“苗人凤”三字，人形上书明人体周身穴道。木牌下面接有一柄，两个身手矫捷的壮汉各持一牌，在练武厅中满厅游走。

大厅东北角一张椅子中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白发婆婆，口中喊着胡一刀或苗人凤穴道的名称。一个二十来岁的英俊少年劲装结束，镖囊中装着十几枝金镖，听得那婆婆喊出穴道名称，右手一扬，就是一道金光射出，钉向木牌。两个持牌壮汉头戴钢丝罩子，上身穿了厚棉袄再罩上牛皮背心，唯恐少年失了准头，金镖招呼到他们身上。两人窜高优低，摇摆木牌，要让他不易打中。

大厅外的窗口，伏着一个少女，一个青年汉子。两人在窗纸上挖破了两个小孔，各用右眼凑着向里偷窥。两人见那

少年身手不凡，发镖甚准，不由得互相对望了一眼，脸上都露出讶异的神色。

天空黑沉沉的堆满了乌云。大雨倾盆而下，夹着一阵阵的电闪雷轰，势道吓人。黄豆大的雨点打在地下，直溅到窗外两个少年男女的身上。

他们都身披雨衣，对厅上的事很感好奇，又再凑到窗洞上去看时，只听得那婆婆说道：“准头还可将就，就是没劲儿，今日就练到这里。”说着慢慢站起来。

少女拉了那汉子一把，急忙转身，向外院走去。那汉子低声道：“这是什么玩意儿？”那少女道：“什么玩意儿？自然是练镖了。这人的准头算是很不错的了。”那汉子道：“难道练镖我也不懂？可是木牌上干么写了什么胡一刀、苗人凤？”那少女道：“这就有点邪门。你不懂，我怎么就懂了？咱们问爹爹去。”

这少女十八九岁年纪，一张圆圆的鹅蛋脸，眼珠子黑漆漆的，两颊晕红，周身透着一股青春活泼的气息。那汉子浓眉大眼，比那少女大着六七岁，神情粗豪，脸上生满紫色小疮，相貌虽然有点丑陋，但步履轻健，精神饱满，却也英气勃勃。

两人穿过院子，雨越下越大，泼得两人脸上都是水珠。少女取出手帕抹去脸上水滴，红红白白的脸经水一洗，更是显得娇嫩。那汉子呆呆的望着她，不由得呆住了。少女侧过头来，故意歪了雨笠，让竹笠上的雨水都流入了他衣领。那汉子看得出了神，竟自不觉。那少女噗哧一笑，轻轻叫了声：“傻瓜！”走进花厅。

厅中东首生了好大一堆火，二十多个人团团围着，在火旁烘烤给雨淋湿了的衣物。这群人身穿玄色或蓝色短衣，有

的身上带着兵刃，是一群镖客、趟子手和脚夫。厅上站着三个武官打扮的汉子。这三人刚进来避雨，正在解去湿衣，斗然见到这明艳照人的少女，不由得眼睛都是一亮。

那少女走到烤火的人群中间，把一个精干瘦削的老人拉在一旁，将适才在后厅见到的事情声说了。那老人约莫五十来岁，精神健旺，头上微见花白，身高不过五尺，但目光炯炯，凛然有威。他听了那少女的话，眉头一皱，低声呵责道：“又去惹事生非！若是让人家知觉了，岂不是自讨没趣？”那少女伸伸舌头，笑道：“爹，这趟陪你老人家出来走镖，这可是第十八回挨骂啦。”那老人道：“我教你练功夫时，旁人来偷瞧，那怎么啦？”

那少女本来嬉皮笑脸，听父亲说了这句话，不禁心头一沉。她想起去年有人悄悄在场外偷瞧她父亲演武，父亲明明知道，却不说破，在试发袖箭之时，突然一箭，将那人打瞎了一只眼睛。总算他手下留情，劲道没使足，否则袖箭穿脑而过，那里还有命在？父亲后来说，偷师窃艺，乃是武林中的大忌，比偷窃财物更为人痛恨百倍。

那少女一想，倒有些后悔，适才不该偷看旁人练武，但姑娘的脾气要强好胜，嘴上不肯服输，说道：“爹，那人的镖法也平常得紧，保管没人偷学了。”老人脸一沉，斥道：

“你这丫头，怎么开口就说旁人的玩意儿不成？”那少女一笑，道：“谁叫我是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呢？”

三个武官烤火，不时斜眼睛瞟向那美貌少女，只是他父女俩话声很低，听不到说些什么。那少女最后一句话说得大声了，一个武官听到“百胜神拳马老镖头的女儿”几个字，瞧瞧这短小瘦削、骨头没几两重的干瘪老头，又横着眼一扫插在厅口那枝黄底黑丝线绣着一匹插翅飞马的镖旗，鼻中哼

了一声，心想：“百胜神拳？吹得好大的气儿！”

原来这老者姓马，名行空，江湖上外号叫作“百胜神拳”。那少女是他的独生爱女马春花。这名字透着有些儿俗气，可是江湖上的武人，也只能给姑娘取个什么春啊花啊的名字。跟她一起偷看人家练镖的汉子姓徐，单名一个铮字，是马行空的徒弟。

徐铮蹲在火堆旁烤火，见那武官不住用眼瞟着师妹，不由得心头有气，向他怒目瞪了一眼。那武官刚好回过头来，与他目光顿时就对上了，心想你这小子横眉怒目干么，也是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徐铮本就是霹雳火爆的脾气，眼见对方无礼，当下虎起了脸，目不转睛的瞪着那武官。

那武官约莫三十来岁，身高膀宽，一脸精悍之色。他哈哈一笑，向左边的同伴道：“你瞧这小子斗鸡儿似的，是你偷了他婆娘还是怎地？”那两个武官对着徐铮哈哈大笑。

徐铮大怒，霍地站起来，喝道：“你说什么？”那武官笑吟吟的道：“我说，小子唉，我说错啦，我跟你陪不是。”徐铮性子直，听到人家陪不是，也就算了，正要坐下，那人道：“我知道人家不是偷了你婆娘，准是偷了你妹子。”

徐铮一跃而起，便要扑上去动手，马行空喝道：“铮儿，坐下。”徐铮一愕，脸孔胀得通红，道：“师父，你……你没听见？”马行空淡淡的道：“人家官老爷们，爱说几句笑话儿，又干你什么事了？”徐铮对师父的话向来半句不敢违拗，狠狠瞪着那个武官，却慢慢坐了下来。那三个武官又是一阵大笑，更是肆无忌惮的瞧着马春花，目光中尽是淫邪之意。

马春花见这三人无礼，要待发作，却知爹爹素来不肯得罪官府，寻思怎生想个法儿，跟这三个臭官儿打一场架。突

然电光一闪，照得满厅光亮，接着一个焦雷，震得各人耳朵嗡嗡发响，这霹雳便象是打在这厅上一般。天上就似开了缺口，雨水大片大片的泼将下来。

雨声中只听得门口一人说道：“这雨实在大得很了，只得借光在宝庄避一避。”庄上一名男仆说道：“厅上有火，大爷请进吧。”

厅门推开，进来一男一女，男的长身玉立，气宇轩昂，背上负着一个包裹，三十七八岁年纪。女的约莫二十二三岁，肤光胜雪，眉目如画，竟是一个绝色丽人。马春花本来算得是个美女，但这丽人一到，立时就比了下去。两人没穿雨衣，那少妇身上披着男子的外衣，已然全身尽湿。那男子携着少妇的手，两人神态亲密，似是一对新婚夫妇。那男子找了一捆麦秆，在地下铺平了，扶着少妇坐下，显得十分的温柔体贴。这二人衣饰都很华贵，少妇头上插着一支镶珠的黄金凤头钗，看那珍珠儿有小指头大小，光滑浑圆，甚是珍贵。马行空暗暗纳罕：“这一带道上甚不太平，强徒出没，这一对夫妇非富即贵，为何不带一名侍从，两个儿孤孤单单的赶路？”饶是他在江湖上混了一世，却也猜不透这二人的来路。

马春花见那少妇神情委顿，双目红肿，自是途上遇上大雨，十分辛苦，这般穿了湿衣烤火，湿气逼到体内，非生一场大病不可，当下打开衣箱，取出一套自己的衣服，走近去低声说道：“娘子，我这套粗布衣服，你换一换，待你烘干衣衫，再换回吧。”那少妇好生感激，向她一笑，站起身来，目光中似乎在向丈夫询问。那男子点点头，也向马春花一笑示谢。那少妇拉了马春花的手，两个女子到后厅去借房换衣。

三个武官互相一望，脸上现出特异神色，心中都在想象那少妇换衣之时，定然美不可言。适才和徐铮斗口的那个武

官最是大胆，低声道：“我瞧瞧去。”另一个笑道：“老何，别胡闹。”那姓何的武官眯着眼睛，站起身来，跨出几步，一转念，从地下拾起腰刀，挂在身上。

徐铮受了他的羞辱，心中一直气愤，见他走向后院，转头向师父望了一眼，只见马行空闭着眼睛在养神，又见戚杨两位镖头、五个趟子手和十多名脚夫守在镖车之旁，严行戒备，决不致出了乱子，于是跟随在那武官身后。

那武官听到背后脚步响，转过头来，见是徐铮，咧嘴一笑道：“小子，你好！”徐铮道：“臭官儿，你好。”那武官笑道：“想挨揍，是不是？”徐铮道：“是啊。我师父不许打你。咱们悄悄的打上一架，好不好？”那武官自恃武艺了得，没将这楞小子瞧在眼里，只是见他镖行人多，己方只有三人，若是群殴，定要吃亏，这楞小子要悄悄打架，那是再好也没有，便笑着点头道：“好啊，咱们走得远些。若是给你师父听见了，这架就打不成。”

两人穿过天井，要寻个没人的所在动手，忽见回廊上转出一个人来。那人身穿绸袍，眉清目秀，正是适才练镖的少年。徐铮心中一动：“借他的武厅打架最好不过。”于是上前一抱拳，说道：“兄长清了。”那少年还了一揖，说道：“达官有何吩咐？”徐铮指着武官道：“在下跟这个总爷有点小过节，想借兄长的练武厅一用。”那少年好生奇怪，心道：“你怎知我家有练武厅？”但学武之人，听到别人要比武打架，可比什么都欢喜，当即答道：“好极，好极！”当下领了二人走进练武厅。

这时老婆婆和庄丁都已散去，练武厅上更无旁人。那武官见四壁军器架上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此外沙包、箭靶、石

锁、石鼓放得满地，西首地下还安着七十二根梅花桩，暗暗点头，心想：“原来这一家人会武，只怕功夫还不错。”于是向那少年一抱拳，说道：“在下来贵庄避雨，还没请教主人高姓大名。”那少年忙即还礼，说道：“小人姓商，名宝震。两位高姓大名？”徐铮抢着道：“我叫徐铮，我师父是飞马镖局总镖头，百胜神拳马行空。”说着向武官瞪了一眼，心道：“你听了我师父的名头，可知道厉害了吗？”

商宝震拱手道：“久仰，久仰。请教这一位。”那武官道：“在下是御前侍卫何思豪。”商宝震道：“原来是一位侍卫大人。小人素闻京师有大内十八高手，想来何大人都是知交。”何思豪道：“那大半也相熟的。”其实皇帝身边的侍卫共分四等，侍卫领班，什长，一、二、三等及蓝翎侍卫，都由正黄、镶黄、正白内三族的宗室亲贵子弟充任。汉侍卫属于第四等，这何思豪在侍卫处中只是最末等的蓝翎汉侍卫，所谓大内十八高手，那是他识得人家，人家就不识得他了。

徐铮大声道：“商公子，你就给做个公证。我跟这姓何的公公平平打一架，不管是谁输谁赢，都不许向旁人说起。”他是生怕师父知道了责骂。何思豪哈哈笑道：“胜了你这楞小子不足为武，还值得向旁人吹大气的么？楞小子，上啊。”一捋长袍，拉开袍角，在腰带中塞好。徐铮脱下长袍，将辫子盘在头顶，摆个“对拳”，双足并拢，双手握拳相对，倒是神定气闲。

何思豪见他这姿式是“查拳”门人和人动手的起手式，已放下了一大半心，心道：“什么百胜神拳！这查拳三岁小孩儿也会，有什么稀罕？”原来“潭、查、花、洪”，向称北拳四大家，指潭、查、花、洪四派拳术而言，在此方流传极广，任何练拳之人略知一二，算得是拳术中的入门功夫。何思

豪见对手拳法平常，向商宝震一笑，说道：“献丑！”一招“上步野马分鬃”，向徐铮打了过去，他练的是太极拳。其时太极门的武功声势甚盛，人人均知是极厉害的内家拳法。

徐铮不敢怠慢，左脚向后踏出，上身转成坐盘式，右手按、左手撩，一招“后又步撩掌”，出手极是快捷。何思豪见来招劲头不弱，忙使一招“转身抱虎归山”，避开这一撩。徐铮使一招“弓步架打”，右拳呼的一声击出，直扑对方面门。何思豪不及避让，使一招“如封似闭”，双掌一封。二人拳掌相交，何思豪只感手腕隐隐生疼，心道：“这小子蛮力倒大。”

霎时之间，二人各展拳法，拆了十余招。商宝震站着旁观，见徐铮脚步沉稳，出拳有力，何思豪却是身形飘忽，显然轻功颇有根基。

斗到酣处，何思豪哈哈一笑，一掌击中徐铮肩头。徐铮飞脚踢去，何思豪侧身闪避，一招“玉女穿梭”，拍的一声，又击中徐铮手臂。徐铮更不理睬，抡拳急攻，突然直出一拳，一招“弓步劈打”，砰的一响，打中对方胸口。这一拳着力极沉，何思豪脚步踉跄，向后退了几步，终于一交坐倒。只听旁边一个女子声音娇声叫道：“好！”

商宝震回过头去，只见两个女子站在厅口，一是少妇，另一个却是个闺女。他先前凝神观斗，不知身后有人。后来马春花和少妇换了衣服经过此处，听到呼叱比武之声，在厅口一望，竟是师兄和那武官打架，这时见师兄得胜，不由得出声喝采。

何思豪给这一拳打得好不疼痛，在女子面前丢脸出丑，更是老羞成怒，当即一跃而起，乘着跳跃之势，已抽腰刀在手，上步直劈。徐铮毫不畏惧，仍以“查拳”空手和他相斗，只是忌惮对方兵器锋利，已是闪避多，进攻少了。马

春花见这武官脸上神态狠恶，并非寻常打架，已是拼命一般，不由得有些耽心。那少妇扯扯她的衣袖，道：“咱们走吧！我最恨人动刀子出拳头。”

当此情势，马春花那里肯走，只道：“只看一会儿”。那少妇眉头一皱，竟自走了。

商宝震凝神看着那武官的刀势，又留心徐铮闪避和上步抢攻之法，手上暗扣一支金镖，若那武官用刀伤人，他就要伸手相救。但见徐铮双目紧紧盯住刀锋，刀锋向东，他眼睛跟到东，刀锋削向西，眼睛也跟到西，眼见一刀迎面砍来，他身略闪，飞脚向敌人手腕上踢去。何思豪回刀削足，徐铮长臂急伸，砰的一响，一拳正中他鼻梁。何思豪大痛，手脚略缓，徐铮左手挥出，抓住他右腕一拿一扭，将腰刀夺了下来。

何思豪怕他顺势挥刀削来，忙向后跃，举手往脸上一抹，满手是血。徐铮将腰刀往地下一摔，说道：“你还敢瞎着眼睛骂人？”何思豪满脸羞惭，不敢作声。

商宝震伸手一拉徐铮后襟，使个眼色。徐铮尚未会意，商宝震已大声说道：“双方不分胜败。好啦，大家武功一般高明，小弟佩服得紧……”徐铮急道：“怎……怎是不分胜败？”商宝震道：“两位武功各有独到之处。徐兄的查拳纯熟。何大人的太极拳和太极刀更是厉害之极。徐兄，你一时侥幸，其实讲真功夫，还得算何大人。”一面说，一面取出手帕，帮何思豪抹去鼻血。徐铮还要再争，马春花道：“师哥，别理他。咱们出去。”

徐铮打了何思豪两拳，一口恶气已经出了，但商宝震说话含糊，明明袒护对方，倒似自己输了，越想越怒，狠狠望了他一眼，随着师妹出去。走到天井，天空轰隆隆一片雷声过去，雷声中夹着商宝震、何思豪的大笑之声，显然这二人

在背后笑他。

他虽打架获胜，但越想越是不忿，气鼓鼓的坐在火旁。只见师父双目似开似闭，睡意甚浓。过了一会，何思豪走了出来，不知跟那两个武官说些什么猥亵言语，三人一齐哈哈大笑，不时斜目瞟那美貌少妇。

马行空慢慢站起，伸了个懒腰，走到镖车旁检视，忽然叫道：“铮儿，过来，你瞧这儿怎么啦？”马行空侧过身子，面向墙壁，伸手整理镖车，低声道：“不长进的东西，你那招‘垫步踹腿’怎么踹偏了？否则哪用跟他缠斗这么久？”徐铮吓了一跳，颤声道：“你……你老人家都瞧见啦？”马行空道：“哼，你莫想在师父面前捣鬼。他使那招‘提步高探马’时，你干么不使‘弓步双推掌’？迎面直击，早就胜了。你就是胆小怕死。”徐铮回想适才相斗之时，初时不知敌人虚实，果然有些害怕，有几招使得太过稳重了些。看来师父装作不知，其实是躲在窗外观看。

马行空又道：“快进去谢谢那姓商的吧。人家年纪比你轻，可有多精明能干。”徐铮大为诧异，道：“师父，谢什么呢？这姓商的偏心，不是好人。”马行空冷笑道：“是啊，他是偏心呢。可是他偏维护你徐大爷哪。”徐铮满心胡涂，怔怔的望着师父。马行空低声道：“你打的是什么人？他是御前侍卫。咱们呢，那是凭人家赏口饭吃的走镖的。官老爷当真跟你为起难来，咱们还不是吃不了兜着走么？那少年护住了他面子，叫你这愣小子少了一桩后患。”

徐铮恍然大悟，连称：“是，是！”奔到后院练武厅中，只见商宝震抬手踢腿，正在练一招“查拳”中的“弓步劈打”，正是徐铮适才用以击中何思豪那一手。他见徐铮进来，脸上一红，急忙收拳。

徐铮抱拳道：“商公子，我师父叫我跟你道谢来啦。我起初不明白你是好意，心里还怪你呢。”商宝震道：“徐大哥，你武功胜过那个侍卫何止十倍？小弟佩服得紧。”徐铮听他称赞自己，甚是高兴，当即跟他谈了起来，问道：“你练的是那一门功夫？”商宝震道：“小弟初学，什么也没学会，谈不上是那一门那一派。适才见徐大哥用这一招打他，是不是这样？”说着右足踏出，右拳劈打，左手心向上托住右臂。

徐铮刚才以此招取胜，见他比划自己的得意之作，自然兴高采烈，说道：“这一招有两句口诀，叫作‘陆海迎门三不顶，劈拳挑打不容宽。’”这两句顺口说出，忽然想起，这是师门所传心法，怎能胡乱说与外人知晓，忙转口道：“你比得很对，就是这招。”

商宝震道：“什么叫作‘陆海迎门三不顶’呢？”徐铮道：“这个……我可也忘了。”他不善撒谎，这一句话出口，脸也红了。商宝震知他不肯说，也就不再多问，只是着意结纳，将他捧得全身轻飘飘的如在云雾。

徐铮道：“商老弟，咱们也别闹虚文。你使一套拳脚给我瞧瞧，若是有什么不到的地方，我跟你说说，也不枉了今日结交一场。”商宝震大喜，道：“那再好也没有了。”当下拉开架子，在场中打起拳来，但见他“头趟绳挂一条鞭，二趟十字绕三尖”，使的是十二路潭腿。

这路拳脚使得倒是纯熟，但出拳不正，脚步浮虚，虽然袍袖生风，姿式华丽，若是与人动手，却半点管不得事。只把徐铮看得暗暗摇头，等他打完“十二趟犀牛望月转回还”，忍不住叹了口气，说道：“兄弟，莫怪我直言，教你武艺的师父是耽误了你啦。”正要往下解释，忽见马春花在厅口一

探头，叫道：“师哥，爹叫你。”

徐铮忙向商宝震告辞，回到厅上。只见火堆旁又多了两个避雨之人。一个是没了右臂的独臂人，一条极长的刀疤从右眉起斜过鼻子，一直延伸到左边嘴角，在火光照耀下显得面目极是可怖；另一个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黄黄瘦瘦。两人衣衫都很褴褛。

徐铮向两人望了一眼，也不在意，走到马行空面前，叫了声：“师父！”马行空脸一沉，低声道：“去了这么久，又在卖弄武艺了，是不是？”徐铮道：“弟子不敢。这里姓商的主人镖法不错，那知拳脚一点儿也不成。”马行空道：

“傻小子，你给人家冤啦。凭你这点功夫，两个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徐铮一笑，道：那怕不见得。他师父教的十二路潭腿，尽是好看不管用。”马行空道：“你知他师父是谁？”

徐铮心中暗奇：“我师父没跟那姓商的见过面，又没见他练过拳脚，怎么连他师父是谁也知道了？”当下答道：

“弟子不知，想来是个不中用的混混。”马行空冷笑一声，低沉着声音，说道：“不中用的混混！哼，十五年前，你师父给人砍过一刀，劈过一掌，养了三年伤方得康复。那人是谁？”徐铮一惊，说道：“八卦刀商剑鸣。”马行空低声道：“半点儿也不错。那商剑鸣是山东武定县人，这里可正是武定县，主人家姓商。咱们胡乱进来避雨，初时并没留心，你瞧，正梁上绘着什么？”

徐铮抬起头来，只见正梁上金漆漆着一个八卦图形，不由得大吃一惊，忙道：“师父，快抄家伙，咱们撞到仇家窝里来啦。”马行空淡淡的说：“倒不用忙。商剑鸣早给人杀啦！”徐铮曾听师父说过当年大败在一人手里，那就是山东

大豪八卦刀商剑鸣，只因这是师门的奇耻大辱，师父后来不提，也就从此不敢多问一句，却不知商剑鸣原来已死，低声道：“是你老人家后来报了仇？”马行空哼了一声，道：

“商剑鸣的武功，我再练一辈子也赶不上，凭我这点玩艺儿，那杀得了他？”徐铮大奇，问道：“那么是谁杀了他？”马行空道：“那少年用金镖打木牌上的人形，商剑鸣就是给这两个人杀的。”

徐铮睁大了眼睛，道：“胡一刀和苗人凤？”

马行空点了点头，脸上神色阴郁，便如屋外的天空那般黑沉沉地。

徐铮平素对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以为当世之间，说到武功，极少有人能强得过百胜神拳马老镖头了，岂知这时听到师父言道，非但八卦刀商剑鸣武功远胜于他，胡一刀与苗人凤的功夫又在商剑鸣之上，不由得大为惊诧，低声问道：

“那胡一刀与苗人凤是何等样的人物？”马行空道：“胡一刀的武功强我十倍，只可惜在十多年前死了。”徐铮舒了一口气，道：“想是病死了的？”马行空道：“给人杀死的。”徐铮睁大了眼睛，道：“胡一刀这么厉害，有谁杀得了他？”马行空道：“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

这“打遍天下无敌手金面佛苗人凤”十三个字一口气说将出来，声音虽低，却是大具威严。徐铮胸口一沉，正待说话，猛听得门外隐隐马蹄声响，大雨中十余匹马急奔而来。

那面目英俊的青年与那美貌少妇听到马蹄声音，互望一眼，似在强自镇定，但脸上终究露出了惊惶之色。那青年拉着少妇的手，挪动坐位，似是怕火堆炙热，移远了些。

十多匹马奔到庄前，戛然而止。但听得数声呼哨，七八